



高满堂 著

家有九凤

Jia

You

Jiu Feng

人民文学出版社



家有九歌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个春节，母亲和她九个女儿的全家福。



母亲和她九个女儿及外孙女的合影。



七凤深夜逃出家门，和青工杨为健“一见钟情”。



一直受压的女婿们终于“暴动”，众凤冷眼相看，静观其变。



丰盛的晚餐掩饰不住七凤和杨为健的情感裂痕。



改革开放，五凤开起了“金足御洗店”，和三凤唱对台戏。



七凤来到北大荒，要把身患绝症的知青恋人卫平接回古城。



“你在这儿活得自在吗？”杨为健想把卫平撵出家门。

第 一 章

1977年腊月二十九，古城下了整整一夜漫天的大雪。三十儿天麻麻亮的时候，听雨楼的楼主老初太太听到院里喀嚓一声响，打了一个激灵，醒了，拥着被坐起身，望着窗外纷纷扬扬的大雪发愣，嘴里自言自语：“天爷，这是怎么的了？今年节气早，初一就打春，飘两片雪花片子意思意思就行了，值当得下这么大的雪？要和谁过不去吗？”老太太念叨着披衣下了炕，使劲推开大雪封了的门，站在回廊四下张望，不由得一愣。

院里盖上了厚厚的积雪，大雪把本是杂乱无章的院子变得笔画简单而又粗劣，古旧的听雨楼一下子变得臃肿不堪；更叫老太太吃惊的是，当院那棵年逾百岁的老槐树上那根她早就看着不顺眼的横生的枝干被积雪压断了，惊醒老太太的声响就是它发出来的。

且慢——读到这里就有读者提出疑问：古城的名字叫什么？敢问城在何方？

古城有名。大凡写都市小说的都不愿意把城市的名写真了，胡乱起一个，比如江城、滨城什么的，这本小说也不能免俗。为什么？现在这个社会到处都是神经，走在大街上你随便摸一下电线杆子说不定就触动了什么人的神经元，惹来不见不散没完没了将官司进行到底的麻烦，更何况写小说！所以小说家的

小说城市的名字一般都是假的；也有真的，那大都是歌德派，通常写的是大城市小人物。而我的这本小说既非标准的歌德派，写的又非大城市，书中写的倒是小人物，麻烦的是这些小人物的七情六欲都很正常、平常、经常，一不小心就会和生活中哪个人的亲身遭遇撞车，倘若地名像到银行存款一样搞了实名制而惹上一场官司，那就得不偿失；即便是官司打赢了，挣的那点稿费也不够塞律师牙缝的。故而小说的地名定为在中国地图上找不到的古城。

古城是镶在渤海边的一个县级市，城里有古城楼、古牌坊、古塔、古庙、古街……古得破旧不堪。连街上刮过的风，都有一股抖搂老棉花套子散发出的古旧味道。

老初太太住的这个听雨楼挺气势，两层楼，样式有点中西合璧：起脊，出檐，屋脊六兽一样不少，带回廊；门窗是欧式的，当院一个洋式的丁字楼梯，意大利风格，栏柱雕成男根模样，可除了老太太没有人知道那光滑的柱头是男人的“那话儿”，不然早就破四旧了。可怜的是，满楼的这点洋气被大门口的一座影壁墙压得毫无生气。

听雨楼的原先楼主，是姓孙的大户，祖上中过举。为什么叫听雨楼？据说因为楼里经常闹鬼，深更半夜有时能听见哗哗啦啦的下雨声，可第二天早上院子里看不到点滴雨星儿；还有人说，赶上下雨的夜，借着闪电，影影绰绰能看见一群长头发的人躲在院门楼下喳喳话儿。估计都是瞎说。为什么？楼是孙家那个举人在世的时候修建的，给自家的新楼命个名以示风雅在当时是很平常的一件事，至于为什么起这么个名，扒开棺材问他去好了，没有人去考证。

都说富不过三代，果真如此。孙举人的后人吃喝嫖赌，万贯家财很快挥霍一空，听雨楼在解放前夕就抵债给了开粮栈的初

世之。用现在的话讲,那时候初世之刚刚冒富,搬进听雨楼不久就解放了,落了一顶资本家的帽子。起初,初世之坚决不要听雨楼,说这楼邪性,闹鬼。他老婆石捧玉手大眼面宽,经的事多,胳膊上能跑马,拳头上能立人,七个不服,八个不忿,说:“过眼的云彩怕人的鬼,什么没见过?让我会会这些凶神恶鬼!”于是住进了听雨楼。如今老初早就驾鹤归西了,石捧玉这个挺有味道名字早在她生了第一个大丫头以后就没人叫了,取代的是“凤儿她娘”、“老初大嫂”……一直叫到“老初太太”。老初家自从搬进听雨楼就没得好,为此老初和老婆打了一辈子叽叽。

听雨楼在古城名气很大。名气大倒不是因为楼里闹过鬼,“文化大革命”把活鬼死鬼都整得屁滚尿流,看见红颜色就哆嗦,谁还把鬼当回事?有名是因为楼里住着老初太太。这有什么稀奇的?是稀奇,能不稀奇吗?老太太一辈子一口气生了九个孩子,这还没有什么,九个孩子一色的是丫头,这还没完,结了婚的闺女又生丫头!大伙都说,老太太的阴气太重了,煞住了妖鬼,也伤了自己,听雨楼隔着八里远能看见三丈高的阴气。

初老太太的九个闺女大名都泛一个“凤”字,依次叫金凤银凤玉凤翠凤祥凤福凤桂凤桐凤,小老九叫龙凤,是老太太盼儿情切给老闺女起了这么个含糊不清的名字。九个凤儿的大名除了在课堂上没有人叫,大伙都习惯按她们的排行叫。年龄都是相差两三岁,惟独老八和老九差得大些,老八都念中学了,小九凤才刚念书。大风在搪瓷厂工作,为照顾老太太提前办了病退,女婿是古城老字号饭店群英楼的大师傅,女儿莲子当兵在外;二凤嫁了个小老广,跟丈夫去了南方;三凤中学毕业后赶上上山下乡,一直赖着没走,没找到工作,嫁了比她大十几岁的刀剪厂死了老婆的原厂长孟传礼,孩子还小,乳名叫冬子;四凤下乡后早早嫁了当地农民,一直没开怀,男人叫朱永河;五凤中学毕业留

城，在街道工作，男人叶知秋是上海人，大学毕业生，在古城种子站工作，他们的女儿枝子一小就叫上海的爷爷奶奶接了过去；六凤也下了乡，和青年点的王国臣自由恋爱结了婚，生个女儿叫婷婷，多亏五凤在街道兴风作浪，把两口子办回城，六凤进了屠宰厂，王国臣在运输公司当司机；七凤下乡到黑龙江。听雨楼现在是老太太和大凤两口子以及八凤九凤五个人一起混着过。老太太没工作，八姐九妹念书，生活费怎么出？老太太早就制定了政策：成了家的闺女按工资收入摊派，概莫例外。生活费由老太太把着，大凤主管财会兼采买，实行月报账制度。

老初家的规矩就是多，按照老理儿，年三十儿结了婚的凤都要跟女婿回婆家过，可在老初家就变了，年三十儿女婿闺女都在听雨楼过。为什么呢？年三十儿是初老爷子的忌日，初老爷子死的当年，老太太就开了个会，立下个规矩：年三十儿、老爷子的周年都在这儿一勾烩。大伙都是举了手的。没想到这一举手，就是多少年。

腊月三十儿一早大雪封了门，家家忙着除雪，过晌了街上才有孩子放鞭炮，零零星星，像皮小子尿尿，一杆儿一杆儿的，不成溜儿。鞭炮之所以放得不成阵势，皆因为家家都留着后手，准备子夜发纸的时候斗一斗，那时候谁家鞭炮放得多，说明日子过得火爆，人气旺，可嘴上都不说，小孩子不明白这个理儿。

这阵子家家户户都在走油。一说起油，古城的人就骂娘。为什么？古城的腹地是咱们国家的大粮仓，生产的大豆码成山堆成岭，叫美国鬼子馋红了眼，可城里人每月就供应三两豆油，古城“革委会”姓秦的主任因此得了个外号——秦三两。尽管这么一丁点油，可过年每家每户都不含糊，主妇们变戏法似的不知从哪儿掏腾出一大罐子油，惊得老爷们儿赶快关上门，盘问老婆哪儿搞到的。老婆们骂他们骑锅夹灶。于是爷儿们就悄悄地去

拉风匣，于是街上就飘着油香，于是满街的油气越来越浓，抓一把都能攥出油星子，于是人们就好幸福好幸福的了。

雪还没停，只不过下得不疾不徐，优哉游哉，肥大的雪片子像是在空中跳霹雳舞。这时初家的老丫头小九凤背着书包，踩着窄窄的石板路蹦蹦跳跳过来了，还不时伸手抓着满天飘舞的雪花。她穿着男孩儿的衣裳，留着小子头，刚从寒假学习小组做完作业回来。

我们且跟着九凤，推开听雨楼沉重的院门，看看初老太太家年三十儿是怎么过的。

一进听雨楼的门，碰眼的就是那大半截子斑驳的影壁墙，浮雕的仙鹤已经没了脑袋、脖子，像全聚德的烤鸭，可惜看不出一点油性，一个斗大的福字缺笔少画；绕过影壁墙，一眼看到的是当院的丁字楼梯，再就是刻着岁月痕迹的回廊，屋檐墙壁上挂着雨伞、笼屉、干鱼、大葱、辣椒什么的。

在家的几个凤儿正楼上楼下忙活着备年夜饭，留声机里《沙家浜·智斗》的片段在院子里回荡——“这个女人不寻常……刁德一安的什么鬼心肠……这小刁一点儿面子也不讲……这草包倒是一堵挡风的墙……”

大风像个总管，指挥着三凤、六凤忙活年事。见三凤在回廊磨磨蹭蹭，大风有些不满，站在当院朝楼上喊：“老三，告诉你几回了，怎么就是听不见？赶紧把灯笼挂门外去。春联儿贴没贴？还没贴啊？叫妈知道了又得撸你三层皮！”

三凤提着灯笼，胳膊上搭着春联儿从楼上走下来，阴着脸子嘟囔：“嚎什么嚎。你这个人，只要咱妈不在跟前就闹脸儿；老太太在你眼前一站你就低眉顺眼瘪茄子了。”一边说着一边朝院门走去，挂灯笼，贴春联儿。

大风并不在意三凤的嘟囔，朝楼下西厢厨房走来。进厨房

撇目了一圈，见六凤正在忙活着，问：“属相还没下锅啊？”掀开面案的屉布，看了一眼正醒着的属相，“长着点儿精神，去年就蒸得不好，今年可别蒸坏了，再别让老太太过年的不高兴。”“放心吧，大姐，这回不是有你里里外外监管着吗？”六凤回道。

大风拿起一个属相，掂了一掂，飘轻，说：“嗯，醒得差不多了。千万小心点儿，下锅的时候火旺着点儿烧，把笼屉围紧了，揭锅的时候别让气滋了。我看该下锅了。”

三凤溜着墙根悄悄地走了进来，见大风看见自己了，忙笑道：“哟，属相要下锅了？”大风沉着脸问：“你那摊儿事忙完了？”

三凤说：“完了。”说着走到面案前，掀开屉布看着一个个属相，“巧的，吹口气就能活了。”大风一挥手说：“好了，下锅。”

凤儿们小心翼翼地把一个个属相放进锅里。大风又一挥手：“盖锅。”三凤把一个硕大的屉盖摞到锅上。在弥漫的热气里，不知谁往锅里迅速地伸进了一只手，拿出一个属相来。谁也没有理会。

大风察看了一下锅灶，吩咐：“把屉缝围紧！”六凤赶忙把锅的四边用屉布围紧。“好了，今年的属相错不了。”大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从厨房出来，大风见丈夫胡宝亮拎着四个空啤酒瓶子下了楼。胡宝亮朝大风伸着手说：“你把副食品小账给我，我领啤酒去。鱼在盆里用酱油喂着，待会儿你去翻一翻，叫味儿吃匀了。”大风从兜里掏出小账，嘱咐道：“啤酒换回来可别喝。”胡宝亮嘟嘟：“大年三十儿不喝什么时候喝？”

大风瞟了丈夫一眼说：“一正月就靠这几瓶啤酒，过个年一户才分四瓶，今天喝了正月十五、二月二怎么办？还是按咱妈的办法，做些汽酒吧。”胡宝亮摸着脑袋说：“都怎么做来着？我怎么给忘了？”大风把小账塞给丈夫说：“忘性真大，咱妈去年怎么

做你没看见啊？酒精对好水，放点糖精、小苏打，再加点糖色。”

胡宝亮笑了笑说：“想起来了，那酒劲可真冲。”大风推着丈夫说：“什么脑子，快去吧。”

刚走了两步，胡宝亮又回头问：“哎，老六厂里分的那四个猪蹄儿做不做？”大风想了一想说：“也留着正月十五吧，别好东西都一顿造了。”说罢，扬着脖儿朝楼上走去。

楼上堂屋是“老凤凰”住着。这阵子老太太坐在太师椅上，耳朵里听着戏，手里擎着一只鸡蛋，对着灯光仔细端量；又起身把鸡蛋放进炕上一个木壳箱里，盖上小被儿，双手伸进去不停地摩挲着，嘴里念叨：“快了，快出来了，嘻嘻，我听见你们的动静了。”

大风进了屋，向老太太汇报：“妈，属相下锅了。”老太太说：“嗯，可别蒸坏了，大过年的，别像去年似的惹得大家不高兴。”

大风说：“妈，这回您就放心吧，从发面、揉面、搓面直到属相上屉，都是我一手监管着，您就瞧好吧，保准一个个蒸得生龙活虎。”老太太点了点头，她是信得过大闺女的。

大风凑近母亲，小声说：“妈，去年大伙的属相蒸得都挺好的，就老五的蒸坏了，你说能是谁干的？”老太太瞅了大风一眼说：“去年的事不是过去了吗？陈芝麻烂谷子就不去说它了，说今年的事儿。”

大风脑子没转筋，皱着脑门儿回忆：“我这么琢磨着，不是老八？要不就是……”老太太摆摆手：“别瞎猜了，这么点儿活就是干不明白？去年老五的属相蒸坏了，今年为个属相又一惊一炸的，你说说你们还能干点儿什么？当年这听雨楼房主老孙家的孙子过百日，放了多少桌咱不知道，光葱花就用铡刀铡，把铡刀都没了，你说那葱花用了多少？要爆多少锅？摆了三天三夜大席，可人家纹丝不乱，没出一点儿差错。”

九凤满脸汗水地跑进来，嚷嚷着：“急死了，急死我了！”书包都没来得及摘下，掀开老太太的衣裳把小脑袋拱进去吃奶。“哎哟！”老太太眉头一皱，“这一小口儿，咂得我生疼！这老闺女下嘴可够狠的了，看我赶明儿死了你怎么办？”九凤不搭话，脑袋在老太太胸头蠕动着。老太太安详地闭上眼睛。

大风看不下眼了，说：“小老九，咱妈这么大岁数哪还有奶啊？你这孩子惯得一身穷毛病。妈，早就该不让她咂奶了，能咂出点什么也好，不能由着她的性子来。”老太太闭着眼睛，堆满褶子的脸上挂着舒展的笑，说：“老大，这事儿轮不到你管，我还没死，小老九还没掉到你们手里，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说罢挥了挥手。

大风瞪了一眼九凤，见老太太不高兴了，忙换笑脸：“妈，还有件事儿。”老太太说：“不用说我也知道了，是不是你家莲子今年又不能回来过年？”大风叹了口气说：“来信儿了，回不来了，人家部队上不放假。”

老太太问：“那老五家的枝子呢？”大风说：“不是在人家上海的奶奶家吗？老五怎么叫也不回来。那枝子呀，学了满口上海话，老五都听不懂了。”老太太摇摇头叹道：“大过年的又少了两个小人儿，不热闹。”

大风从兜里掏出个小本，打开，一页页翻着：“妈，我给您报一下账。”老太太端坐在太师椅上，抹搭着眼皮儿说：“报吧。”大风看着小本一项一项地报起账来。老太太听着，大拇指在四个指头上捻着。报完账，临出屋子大风又瞪了九凤一眼。九凤歪着脖子气势大姐。

大风一出屋，九凤忙从母亲的怀里钻出来，急三火四把书包里的书都倒在炕上。老太太奇怪：“九儿，你这是干什么呀？”九凤跳个高儿，拖过来炕头上的面袋子，打开口，从里边抓着花生、

瓜子往书包里塞，朝母亲嘻嘻一笑：“我得先藏起来点儿，要不一会儿就没有了。”

老太太笑道：“谁也没有俺九儿精。”走过来，从九凤的书本里捡起几张图画看着，问：“九儿，这是你画的？”九凤一梗脖子，挺展扬地说：“嗯。”老太太端量着画儿，慈祥地笑着说：“哟，画得真好。”九凤起小就爱画画儿，老太太说她随根，随她姥爷。她姥爷年轻的时候在乡下当画匠，画庙墙，塑神像，很有名气，若不是半途而废很有可能中国又多了个齐白石。

老太太正和九凤磨牙呢，这时一辆三轮车在听雨楼院门口停下。三凤、六凤从门洞里跑出来，惊惊炸炸地叫着：“二姐，你回来了？妈都急死了！”九凤在屋里听见动静，像只蜻蜓似的飞下楼梯，跑出院，一头拱在二凤的怀里。

二凤一脸疲惫却掩饰不了回家的喜悦，下了三轮车说：“急什么嘛，广东离这里十万八千里，火车不喘气儿还要跑三天四夜。老太太干什么事都是急，去年不是回来过吗？今年又催着回来，不就是过个年嘛。”搂着九凤，高兴地问，“小九凤，想二姐不？”九凤不失时机地撒娇：“怎么不想！唔，最想二姐给我捎什么好东西了。”说着拎过旅行包，拉开拉链翻腾起来。

二凤笑着打了九凤一巴掌：“看咱妈把老丫头惯的，人还没进院，东西就叫她截住了，这不是到了黄泥岗吗？”六凤瞅了九凤一眼，说：“别提这一出了，咱妈老来老去护开筷子了，护了个煞实，就差擎头上了。那天小老九半夜要吃麻花，你猜怎么着？这老太太，踮个小脚拿拾斤粮票跟王麻子换了仨。”

九凤翻着了一包糖，朝六凤大腿根掐了一把，斜着眼说：“就你嘴长，我告诉咱妈，看不颠你一顿老拳。”哑着糖颠了。二凤笑眯眯地看着远去的九凤，摇着头说：“这个老丫头，是惯得没个丫头样了。”六凤笑着：“你可别惹她。二姐，咱进屋。”

三凤跟行了几步，四处看看，犹豫了一下，一转身溜回自己家去，她家和听雨楼就隔一条街。

几个女婿正从楼下厨房里往楼上端菜；胡宝亮颠着炒勺不停地吆喝着，支使着人，见二凤回来了，匆匆打个招呼忙自己的了。

老太太端坐在二楼回廊的太师椅上，见六凤拎着东西和二凤走进院，拍着巴掌笑了：“我的天爷，好大个干部你，今儿说回来明儿说回来，一晃又是一年，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我正琢磨着一步一个头去上火车站迎你哩。”二凤几步抢上楼，搂住母亲叫了声：“妈。”哽咽了。

老太太抚着二凤的头说：“不兴哭，今儿是个大年三十儿，你们姐妹八个也聚齐了，就少一个老七，听雨楼多少年也听不着这么大的动静了，该高兴才是。你把满肚子哭音儿给我咽回去，今天咱要高高兴兴！”大风在一旁劝慰二凤：“老二，听妈的，不哭了，快和妈进屋吧。”老太太扯着二凤的手进屋。

大风回过头问六凤：“老八呢？”六凤摇摇头说：“不知道。”胡宝亮从楼下厨房探出头来搭话：“老八？拎个清酱瓶子出去一个钟头了，眼看就要拌凉菜了，急死人呐！没清酱我这个群英楼的大师傅也不灵。”

大风又问：“老五呢？怎么也没来？又有联防任务？不管干什么她都能摆个姿势装个样儿，不就是个街道人保组长吗？拿的什么架子！”说罢朝四下瞅了瞅，又问，“老三哪儿去了？老四怎么也没来？”六凤说：“三姐刚才还在大门口打了个晃儿，掉腿没有了，老四还没到。”大风一挥手：“赶紧去找找老八！”

八凤不用找。你看她，这阵子戴着副蛤蟆镜儿，穿着大喇叭裤，拎瓶清酱，嗑着瓜子儿，正在街上慢慢悠悠地晃着。晃着晃

着，蓦地停下脚步——只见对面几个戴红胳膊箍的联防队员呈扇形慢慢向她包抄过来。一个联防队员拿着一把大剪子在手不停地喀嚓着。八凤见事不好，撒腿就跑。联防队员个个了得，闪展腾挪，探囊取物般地逮着了八凤。

一个联防队员晃着剪子问：“看你往哪儿跑！”指着她的喇叭裤，“怎么着，你不豁？我给你豁！胆儿肥了你，光天化日的竟敢穿资产阶级的奇装异服！革命街道小混混儿的喇叭裤叫我们豁得差不多了，大鬓角也铰得不少了，就没听说过？还敢招摇过市？过来，自己豁！”

八凤抱着胳膊，冷冷地说：“我豁的也不是头一条了，只要抓不着我就穿。叫我说你们这是吃饱了撑的。也不想，早上我们一排人穿着喇叭裤当街一走，卫生队就不用扫大街了，我们这也是学雷锋做好事呢。”拿剪子的联防队员火了：“小嘴还挺会巴巴的，你到底豁还是不豁？”

八凤拿过剪子，咬着牙说：“豁，我自己豁，你们听动静就行了。我告诉你们，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这时，穿着军大衣的五凤拎着几把小杆秤过来了，腓后跟着几个小商贩。五凤边走边训：“你们胆儿有多大，跑到我的地面上耍秤杆子。要过年了你们也不歇一歇？想要秤？跟我到街道人保组去。”走着走着，突然愣住了，她看见了正在豁裤子的八凤。八凤看了她一眼，继续豁着，更来劲了。

五凤走过来。一个联防队员看看五凤又看看八凤，贴着她的耳根子套近乎：“初组长，这是你家老八吧？我们不知道。”转过脸，“好了好了，别豁了。”五凤一瞪眼，说：“豁！你们做得很好，在这件事上不要讲什么情面。”

八凤看着五凤冷笑。说：“初组长，还要豁吗？再豁可要到